

與新手父親談香港教育 ——訪廖偉棠



採訪、撰文：江亭君

廖偉棠是一個集詩人、評論人和攝影師於一身的文學藝術愛好者。作家總給別人很嚴肅的感覺，但看過廖偉棠的專欄、文章或是微博，你便會感受到他的幽默和親切，還有他也是熱愛在社交網站分享事物的博客。

見證生命的誕生，讓這位新手父親對生命有着別的想法，開始對生與死有着另一種感悟。對生、死，以往都不太重視，然而，見證一個生命的孕育、誕生，看法和感悟便有所不同，現在有了兒子，對生命也有所牽掛，會反思生和死的意義，生和死給他的感覺變得很接近。

為兒子爭取更美好的未來

對於爭取更好的世界，廖偉棠的取向也有改變，以往主要是遇

見不公平的待遇便發聲，並不是具體地落在人的身上。現在為社會發聲的對象落在兒子身上，為他爭取更好的未來。「我願意生孩子，代表我對世界仍存有希望，為這個世界投下了一票，那我便有責任監督這個世界的運作。」廖偉棠比以往更關心社會，現在他與社會的聯繫增加不少。訪談當中廖偉棠提到有了孩子令他與社會的聯繫增加了，當初只是詩人，那就是與藝術間的聯繫較大，但成為父親後，孩子的世界與社會的現實聯繫便更直接，那自己也要留意更多這個社會，為他爭取未來一個更正面的社會。而寫作的題材也較以往注入更多正能量，好像在《明報》名為「父之初」的專欄，表現出這位父親投入社會現象對兒子的影響於文章中，再折射出對社會的看法。

為人父母總會替兒女擔憂，亦會為子女準備最好的東西。詩人廖偉棠也不例外，在他微博中不乏看到他自稱「奶爸」的文章。前陣子「奶粉荒」的事情，也表現出他為兒子口糧的着緊而奮，可見以往關心社會的不公義，現在生活的基本所需也要關注。

扭曲的教育理念

香港的孩子從少便要面對社會的競爭和壓力，父母們更在懷胎十月待產時，已經為孩子的學前教育或是幼稚園學位張羅。父母對孩子寄予厚望，俗語有云：「望子成龍，望女成鳳」，正正表現出香港父母的心態。廖偉棠在香港生活多年，但他對孩子的教育觀念並沒有被普遍的香港家長同化，沒有把兒子送進學前教育的機構，也不想送兒子入讀幼兒園。他認為幼兒園把幼兒教育扭曲了，幼兒園已經要求孩子懂得英文字和數字，這完全是強行開發孩子的智力，在外國或是內地一些較先進的城市均不容許這種干預人腦的發展，例如德國更是禁止這樣的幼兒教育去干擾孩子的腦部自然發展。

香港人做每件事也講求贏在起跑線上，幼兒園已經要學小學一年級的課程，過度催谷孩子的成績、才能，要他們讀書成績、音樂

造詣或是運動才能過人，年紀小小便要十八般武藝皆樣精似的，小孩子和家長雙雙承受壓力，家長過高的期望而壓迫孩子，讓孩子失去了愉快的童年。廖偉棠認為香港人要求每種東西也是貴族式和頂尖式，那種「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」的心態確是不健康。另外，香港的教學模式也強調成績至上。通過考試、比賽去一較高下，把成功和失敗界定得清清楚楚，令孩子從小被灌溉了強烈的爭勝心，形成了結果導向，而忽略了完成一件事的過程，人們更不懂得經歷和面對失敗。廖偉棠對於大部份的香港學校的教學理念也與他大相逕庭，唯一較欣賞的是一間自然學校，其辦學理念是強調孩子的自然發展和教學是與大自然多親近，對孩子的成長發展提供足夠的空間和自由，明顯這種教育模式是不能應付香港的考試制度，但不是自然學校的錯，而是香港教學制度的問題，扭曲了對孩子教育的觀念。

談到成長空間，廖偉棠認為香港人的批判性不強，原因是沒有抱懷疑主義的精神去看待身邊的事物，人們應該對風氣盛行的事物其真確性後，再去判斷相信與否，而不是盲目地接受社會傳遞的信息。「人要懂得批判，才是醒過來的人」，每個人要有自己的態度，不可以隨波逐流，不然便會不知不覺地被人洗腦也懵然不知。現在香港人和大陸人也被洗腦，前者是物質洗腦，後者則是政治洗腦。香港人更是意識不到自己被洗腦，這是更可怕。因為香港的經濟發展較佳，香港人也較重視物質享受，追求名牌商品、最新科技和娛樂，所以這種消費模式對普遍的香港人是根深柢固。

香港人喜愛與身邊的人比較，更會製造需要去作出無中生有的比較，物質主義驅使了人們「人有我有」的心態，但每個人人生出來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，並沒有成為他人的必要。有些人到了退休時，才發現自己勞碌苦幹大半輩子也不是自己所喜歡的開心的，浪費了自己的青春、時間確是令人可悲。廖偉棠認為要改變香港人的生活態度，先要具備兩個條件：一是隨性，二是刻意拒絕，隨性是要跟隨你的心意去做事，刻意拒絕是對社會的不公平事物要拒絕，例如如果香港人一半人拒絕炒樓的行為，那麼樓價高企的情況便會有所逆轉，可見在生活上懂得刻意拒絕是十分重要的。人人也有爭取自

己理想生活的權利，不必羨慕他人的自由自在，好像廖偉棠的旅居生活，確是不少人所嚮往的，「追求理想的動力是以快樂為前提，以及不變的初衷」只要堅持，每人也可實現理想，而正確的教育理念對孩子的成長發展也是關鍵的一環。